



## 中庸講記之二十（上）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《中庸》第二十章之三：

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，曰：修身也，尊賢也，親親也，敬大臣也，體群臣也，子庶民也，來百工也，柔遠人也，懷諸侯也。修身，則道立；尊賢，則不惑；親親，則諸父昆弟不怨；敬大臣，則不眩；體群臣，則士之報禮重；子庶民，則百姓勸；來百工，則財用足；柔遠人，則四方歸之；懷諸侯，則天下畏之。

齋明盛服，非禮不動，所以修身也；去讒遠色，賤貨而貴德，所以勸賢也；尊其位，重其祿，同其好惡，所以勸親親也；官盛任使，所以勸大臣也；忠信重祿，所以勸士也；時使薄斂，所以勸百姓也；日省月試，既廩稱事，所以勸百工也；送往迎來，嘉善而矜不能，所以柔遠人也；繼絕世，舉廢國，治亂持危，朝聘以時，厚往薄來，所以懷諸侯也。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，所以行之者一也。

《中庸》第二十章之三（一）：  
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，曰：修身也，尊賢也，親親也，敬大臣也，體群臣也，子庶民也，來百工也，柔遠人也，懷諸侯也。

### 讀懂經句

① 為：治理也。

② 經：經是經常之經，乃亘古不易之常道也（亘，讀做「ㄊㄩㄣˋ」，是「互」的異體字；此處是破音字，要讀做「ㄉㄨㄣˋ」）。

「經是經常之經，乃亘古不易之常道也」，經是指自古至今不變的道理。以前前輩者說過一句話：「藥不分粗妙，貴在對症；法無論淺深，要在投機。」水藥有一帖十元，也有一帖一萬元，但不是每種病吃了昂貴的藥都會好；不論粗藥或妙藥，最珍貴的是有對症下藥，才是最要緊的。

法不論深或淺，最要緊的，重點是在投機。佛家對機的解釋為「機鋒對語」。機是什麼？我們了解眾生的根基都不相同，但是要用什麼方法教化？最主要是各有所宜，每一樣都在法的範圍裡面。這句道理是在講什麼

呢？所謂的「機宜」，機就是要宜。《法華經》云：「教本應機。」「教」即教化；教化的根本是在適應各人的根基，這就是機宜。

因哀公就是犯了這九項事情，所以孔子才講這九經的道理給哀公聽。有談到十三經、六經、五經，沒聽過「九經」，因此這是孔子特別說給哀公聽的。

與什麼樣的人，得要講什麼樣的道理，隨機應變，亦即須對症下藥。經的原由就在這裡。第一點是談到「修身」，因前面已談了很多，此處就不再重複。

③ 尊賢：敬師取友，謂對大臣群臣，師之友之，而不臣之也。

身為諸侯或一國之君，對大臣要像對待老師般地尊敬，所謂「一日師，終身父」。「敬師」，是尊敬其對我們的教化。「取友」，友為互相切磋、觀摩；《禮記·學記》云：「相觀而善之謂摩。」兩個人互相看，比如知己的朋友，可以看到對方的優點及缺點為「相觀」，即視對方為樣本，以對方的優缺點作為我們的老師，就是「取友」。

「謂對大臣群臣，師之友之，而不臣之也」，孔子對哀公說：「對群臣、大臣，要待之如老師、如朋友，而不可視為是讓你使用的人。」就像我們對待後學，也不能以將自己視為點傳師或講師這樣高高在上的心態去對待後學，否則就不是尊賢。

**④ 親親**：上親字，親愛也。下親字，指諸父昆弟親族。此則由事父母而推之，所謂親親之殺也。

「親族」是指皇族。「諸父」是指叔父、伯父，即父字輩。「昆弟」為兄弟輩。

嘗言：「最大的敵人不是外患，而是在朝廷內。」在春秋戰國時代，大家都互相殘殺，失去倫理，失去人道，朝廷呈現親族或後宮的一片內亂；不能安內，如何攘外？所以親親的重點即在此。同理，道場若無法同心同德，一團和氣，怎能將道傳到萬國九州，所以必須先將內部調和成一心一德，這就是「親親」。

「此則由事父母而推之，所謂親親之殺也」，將叔父、伯父等父字輩的長輩，視為如同父母一般，甚至無論近親、遠親，整個世族都如同一家親，這就是「親親之殺」。

**⑤ 敬大臣**：指朝廷師保公卿大夫之位，大臣近而易褻也，故言敬。

「師保」，即之前有談到的三公，太師、太保、太傅等。「師保公卿大夫之位」，這裡是說三公、六卿、大夫等位置。「褻」，狎慢。

大臣是君王貼身親近的人，人與人相處久了，自然較無拘束，講話、舉止行為就不會互相尊敬，也就是台語所說的「靠俗（指人的交情熟稔而不拘小節）」，君王會用勢力欺壓大臣或態度較驕慢。有的君王，罵大臣如同在罵自己的孩子一樣，一點尊重都沒有；這就是因為每天相處而太親近了，所以人與人相處要保持距離，距離是一種美感。

所以說要敬，誠敬最要緊。

**⑥ 體群臣**：指分理廷事之臣，位卑而易疏，故言體。

群臣指辦事人員，因其位階較低，沒與之接近則漸漸疏遠，不瞭解其情形。我們對於道親也是一樣，若平常較沒與之接近，不知其生活狀況，只要求他來服務，讓他認為每次叫他怎麼都沒好事情，這樣他就會離心離德、疏遠，因為他位卑沒受重視及尊重。

「故言體」，「體」就是體恤；所以說要能體諒、包容他人。

⑦ 子庶民：保愛如子也。

視百姓如同自己的孩子一般。一個國家等於一個家族，疼惜百姓如同疼惜自己的孩子一樣。

⑧ 來百工：召集匠藝之人也。

召集有技術、能生產、能賺錢的人，我們要好好招呼，因為他們是衣食父母。

⑨ 柔遠人：柔者安也，寬以待人之。

遠人謂賓旅，賓是交於國者，旅是道經於國者。

什麼是「遠人」？古早與現在一樣的意思，就像國際貿易，外來的人來此貿易，是謂之「賓」。

「旅」是指做生意者，古早講商隊，就是從我們國家經過的人，要來從事國際貿易。這些外來者，非本國人，包括其他國家派來的人、來我們國家服務的人、來做生意的遠來者、來我們國家居住的人等等，我們都要寬待這些人。

⑩ 懷諸侯：懷者，德撫之也；諸侯，謂有爵土藩衛王室者。

諸侯即有受爵封土的人，要保護王室。以前這樣做是不得已，因為地方遼闊；如同我們現在推動道務一樣，國外像美國、菲律賓，這都是國外道務，千頭萬緒；國內也一樣，如：先天單位分為北八區，還有中區、南區、高雄等地，範圍這麼廣。

分封諸侯這有一個好處，國君不用財力、物力的付出，諸侯在外圍將國土擴大，形成一層保護層，像是桶箍（台語，將木桶的木片箍住的鐵線圈或竹篾環）一樣，讓國君王位能坐得穩，所以當然要時常關懷諸侯。魯哀公並沒有做到這點，所以孔子就教之以九經治理天下國家。

**第十節 九經以前三者為綱，以後六者為目。敬大臣，體群臣，懷諸侯，自尊賢之等而推出。子庶民，來百工，柔遠人，自親親之殺而推出。親親尊賢之本，又從修身而來。本節為天下國家有九經，又以修身而始也。所謂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，其目其序，固如是矣。（參考《中庸輯義》）**

「九經以前三者為綱，以後六者為目」，九經以前三者為綱領，即修身、尊賢、親親；後六者為目。

「敬大臣，體群臣，懷諸侯，自尊賢之等而推出。子庶民，來百工，柔遠人，自親親之殺而推出」，敬大臣，體群臣，懷諸侯三項是屬於尊賢。子庶民，來百工，柔遠人，則歸類於親親之殺；即從親愛自己的親族，再往外推而廣之。

「親親尊賢之本，又從修身而來」，而親親和尊賢的根本則是由修身而來，每個人若都能修身，自然就會親親和尊賢，因此這些都是在談修身的道理。

「本節為天下國家有九經，又以修身而始也」，因此本節談到為天下國家有九經，也是從修身開始談起。

「所謂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，其目其序，固如是矣」，在史冊之中所談到的綱目及次序就是如此。

### 依經演譯

1. 孟子曰：「人有恆言，皆曰：『天下國家』。天下之本在國，國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。」《孟子·離婁上》

孟子說：「人們時常在說：『天下國家』。天下的根本在國家，國家的根本在家庭，家庭的根本在修身。」

每一個家庭若有親親，國家則能尊賢，天下、國家就能治理得很好；所以家庭要齊家，最主要是每個人要修身；若每個人有修身，自然能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

2. 孟子曰：「霸者之民，驩虞如也。王者之民，皞皞如也。殺之而不怨，利之而不庸，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。夫君子所過者化，所存者神，上下與天地同流，豈曰小補之哉！」《孟子·盡心上》

孟子曰：「霸者之民，驩虞如也」，「驩」同歡；「虞」同娛。治理國家有霸道、也有王道，霸道和王道如何區分？孟子說：「諸侯若以霸道治理天下，其百姓則驩虞如也。」治理國家的人若沒作為，不知道要用什麼方法治理國家時，就會任隨老百姓高興行事。就像古羅馬，其競技場上演著老虎與人互相殘殺，這是很殘忍的事，卻變成只要老百姓高興看就好了；老百姓只顧高興，也忘記回家有沒有飯吃。只讓人得到一時的高興，這怎是治國的根本？國家將亡，「齣頭（台語，把戲、花樣）」才會出這麼多。所以霸道的人是在轉移治國家的

的目標，沒有想如何治國讓老百姓得到安寧，只是讓百姓得到短時的歡喜、暫時的麻醉就好，這就是「驩虞」。

「王者之民，皞皞如也」，「皞」同浩字。王道就不一樣了！王道下的百姓是皞皞如也，感受得出來；如同堯天舜日時代，老百姓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帝力於我何有哉！」〈擊壤歌〉

所謂「王者道大法天，浩浩而德難見也」（趙岐《孟子注疏》），王道庇佑百姓，如同「道」一樣，是法天的，因為太廣大了，讓人感受不出來；道是無為的，是隨時隨地的，因此不會特意要人感受得出來，只有一些人能感受出，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」，這就是道的奧妙；如同四時運行，感受可能是有的，卻讓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，這就是「王者之民」。

「殺之而不怨」，還是會有「殺」的時候，比如遇到犯罪之人時，但是國家對於執行死刑，是有訂規矩的，使得被判死刑者不會怨恨；好比人的生死，大限到了就是難免要死，令人怨嘆不得，不敢怨嘆，這都是天的安排。所以國君治理國家要能像天一樣，

是自然的運作，是天理的循環；天給我們的恩惠很大，其恩德浩大，無法以言語表達。

「利之而不庸」，要如何報答天給我們的恩惠？照理我們應該要感謝天的恩惠，但我們卻沒有想到要感謝天，只認為這是自然的。王道就是要做到這樣，浩大而無為。

「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」，《大學》提到：「湯之盤銘曰：『苟日新，日日新。』」個人的修養、氣質，每日在提升，會感覺到愈來愈輕鬆；但並沒有去想這是誰讓我們有這樣的改變、是誰給我們的恩賜，所以也不會特別去感受，或去想要感謝誰。

「夫君子所過者化」，「過」為經過；君子所到之處，人們都受到他的感化。身為治國者，其標竿、風範能做到這樣的程度，讓人能感受到，而隨著他的腳步走。就像老前人的大德，我們時時刻刻都銘記在心，所謂的「刻骨銘心」。

「所存者神，上下與天地同流，豈曰小補之哉」，神是無形中的感應，時刻都心存感應，上下與天地同流；心與天通，心與天和，心與天地合在一體，這是王者之民所能得到的，這

不是霸者之民所得到的那種小恩惠或所得到的一時歡喜能夠相比的。

這與《伊索寓言》中，「北風與太陽」的故事相類似。北風與太陽相比，要看看誰的威力比較大，適逢一位老人走過，風建議看誰的威力能讓老人將風衣脫掉；結果風愈用力吹，老人就愈緊拉著風衣，風無法讓他脫去風衣；而太陽一放射出溫暖，老人熱得受不了，自然馬上就脫去風衣了。

所以說，是溫暖的力量大？還是暴力的力量大？治國是要以王道或霸道？九經的用意就在這裡。

**《中庸》第二十章之三（二）：修身，則道立；尊賢，則不惑；親親，則諸父昆弟不怨；敬大臣，則不眩；體群臣，則士之報禮重；子庶民，則百姓勸；來百工，則財用足；柔遠人，則四方歸之；懷諸侯，則天下畏之。**

### 讀懂經句

① **道立**：即五達道之道立。蓋吾身能盡其道，樹立標的，民皆取法，故可為民之表率也。

五達道，就是五倫（君臣也、父子也、夫婦也、昆弟也、朋友之交也）；欲建立五達道，唯有修道。

「蓋吾身能盡其道，樹立標的，民皆取法，故可為民之表率也」，每個人若能行五達道，樹立標竿，則百姓都會效法，可以作為老百姓的表率。

② **不惑**：就道義精明，不疑於理說。程子所謂明理義以致其和，杜蔽惑以誠其意也。

所謂的「**知者不惑**」《論語·子罕》，一定要有智慧，智慧就是明理。

「就道義精明，不疑於理說」，指不會懷疑聖人所說的道理。《近思錄·卷二·為學》第三十一分：「論學便要明理，論治便須識體。」我們做學問、學習聖人經典，最主要是要明理；而治理國家或團體，一定要識得制度，依制度而行，這樣任何事都能處理得很好、很圓滿。

「明理義以致其和」，理義是要研究、要體悟、要實踐的，我們現在最大的缺點，就是以做學問的方式去明理義，這是虛的；道理很會講、也都懂，但不曾做過，如同畫餅充饑，好像很會講、很懂，但實際是抄聖人

所講的，照本宣科。理義是要自己去體會、去感受，也就是實際去做，才是真實的。

人在遇到事情時，能不能心平氣和，就可從中看出其工夫夠不夠；這工夫是一般世俗的人都做不到的，只在於做得多或少；有的做三分，有的做二分，有的做半分；若能做到六成以上，是很不簡單的。

工夫不夠，這就是虛有，但這樣的虛有能超生了死嗎？最主要是工夫不夠，只作表面工夫，等於紙上談兵，又如何能認理歸真？而我們都浪費很多時間在紙上談兵。修道要確實地一步一腳印，嘗言我們要「以覺為師」，這種境界唯有六祖惠能才做得到。

其實，如來佛祖也講「以戒為師」，這也很不簡單，但我們也還是做不到；為什麼做不到？因為我們沒有「以苦為師」。想想我們吃得了苦嗎？一旦遇到逆境就心灰意冷；世間修道沒有不受苦而能得到超生了死的，辦道務是千辛萬苦，所有的苦都往肚子裡吞，要拜苦為師，吃苦才能了苦。

所以「明理義以致其和」，不是那麼簡單的工夫。

「杜蔽惑以誠其意也」，杜絕蒙蔽的疑惑才能誠意。要能不惑是不簡單的，前面的經文有談到：「好學近乎知」，學要實習，要去做。

③ 不怨：得伯叔兄弟之歡心也。

④ 不眩：就臨時區劃，不迷於事說。臨大事，決大疑，卓識毅力，不為群議所搖也。

「就臨時區劃」，「臨時」不是我們一般所說的臨時之意，而是指遇到事情之時；指遇到事情時要能劃分。

有人問後學：「開會時每個人講得都很有理，當下不知要如何做決定、不知要如何裁決。」可以不知道如何做決定嗎？事情有是非、善惡、輕重，雖然大家都有理，但須衡量事情的先後次序及輕重緩急。

「不迷於事說」，身為主管或帶動道務的人，不能迷眩而分不清楚東西南北；不能迷惑於對方的能言善道，而要了解他到底能不能做得到？這是他已做過，然後所講出來的話？還是他自己尚未做過而預設立場的話？這點要分別清楚；所以若有敬大臣，則不眩，若有尊敬他，他頭腦會很好。

「臨大事，決大疑，卓識毅力，不為群議所搖也」，遇到大事情、大疑惑時，他的卓識毅力不為群議所動搖。有時在做決議時，若十個有八個贊成，就會讓它通過；朝臣也並非一定是黨派，只是「順人意好過識情理」，做好人不會被人怨，好人大家都會做，但是錯誤的決策比貪污更厲害，決定若偏差了，則其影響是很深遠的。

⑤ 士之報禮重：群臣者士也。士之報君又過於君王之所施，故曰重。

君王對群臣的一句安慰或關懷的話，但這句話的作用是非常大的，群臣自然以重禮報答，所回報的可能是千倍萬倍。

⑥ 勸：勸勉樂於輸將，勇於趨事，悅於犯難之方法是也。

「勸」是勸勉之意。「勸勉樂於輸將」，「輸將」是付出、捐獻的意思；意思是很歡喜地勸勉百姓、大臣及群臣等等。

「勇於趨事，悅於犯難之方法是也」，其為國家的奉獻，勇於付出、勇於承擔事情，對於任何事情，都願意走在前面，而甚至能赴湯蹈火，為國捐軀。

⑦ 財用：貨財與器用也。

出錢或出力都屬於財用，不是單指錢財。

⑧ 畏：畏服也。

第十一節 言九經之效，未言事先言效，因哀公昏懦，故以是歆動之也，誠能修身以道，則道成於己，此修身之效也。能尊賢使能，俊傑在位，則天下之士，皆悅而願立於其朝而不惑，此尊賢之效也。能親之以誠，得其歡心，則諸父昆弟無匿無怨，此親親之效也。能敬之以禮，得於政事而不眩，此敬大臣之效也。能體之以心，待之以禮，必致身盡命以圖重報其上，此體群臣之效也。待民如子，有財樂輸，有力樂效，互相勸勉，此子庶民之效也。能農商相資，通工易事，國之財用足，此來百工之效也。四方聞之而向慕，賓樂為用，商欲出途，而歸附之，此柔遠人之效也。合天下為一家，四海之內莫感其恩德而畏服，此懷諸侯之效也。

（參考《中庸輯義》）

「言九經之效，未言事先言效，因哀公昏懦」，此節在講九經的功效、效用；先講功效再講做法，照理說這是不好的邏輯，但因魯哀公已心為利

慾所薰，只想知道對自己有利的事情，若對自己沒有利益，後面也就不想聽了；所以須先講好處再講做法，他才會再聽下去，這是因哀公昏懦，讓他知道原來有這麼好，才願意繼續進行看看。

「故以是歆動之也」，歆字，要感動神才用此字，即以無形的力量；這些道理是聖人所講的道理，包括孔子藉文王、武王的德，用這些四、五百年前祖先講的話感動其後代，同為周公的後代，看能否為之所動，這就是「歆動」。

「誠能修身以道，則道成於己，此修身之效也」，若能修身，則所學會的工夫都是自己的收穫，而不是別人的所得，就是指自己修身所得到的功效。

「能尊賢使能，俊傑在位，則天下之士，皆悅而願立於其朝而不惑，此尊賢之效也」，以上這句是摘自《孟子·公孫丑》，言意：若能尊賢，廣用有賢才之人，讓他們為天下國家謀事，則天下賢才都會很高興來親近朝廷而不會有疑惑，要請人也會很容易，大家都會願意來學習工夫，樂於來學習經營事業及做事情的方法。

「能親之以誠，得其歡心，則諸父昆弟無匿無怨，此親親之效也」，若能以誠對待士族，士族即指那些皇親國戚，讓他們歡心，則諸父昆弟無匿無怨，也就是說不會用心機，也不會用遮遮掩掩的方式想造反或成群結黨，因為他沒有怨嘆；就算自己做皇帝也不過如此，你說他還會來爭奪嗎？大家都是平等的，而不是看到為王者那麼地享受，而我為世族者卻這麼慘澹。宗族若受到不平等的待遇，你想他們會不會造反？一定會的！魯哀公就是有這樣的問題，因此孔子才告訴他親親之功效。

「能敬之以禮，得於政事而不眩，此敬大臣之效也」，以謙卑、尊敬對待大臣，得使能安心辦國事，臨大事，決大疑，替國家做事，這是敬大臣的效用。

「能體之以心，待之以禮，必致身盡命以圖重報其上，此體群臣之效也」，對群臣有體恤的心、寬待的禮，群臣必付出生命來報答君王。

「待民如子，有財樂輸，有力樂效，互相勸勉，此子庶民之效也」，對待所有百姓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樣，讓百姓生活寬裕，則他們會樂於繳交

税金，有能力的話，也會樂於報效國家，上下互相成全、互相勸勉，這是愛民如子的功能。

「能農商相資，通工易事，國之財用足，此來百工之效也」，這是談到交易，即做生意；古時常是以物易物做交易，較少用金錢貨幣，和現代是不同的。土農工商互相通工易事，即交易做生意，有的人出工，有的人出糧食，每個人付出不同，互換所需，生意旺盛，國庫自然財源足，經濟自然繁榮，此為百業興起的功效。要吃的糧食，不用自己種作，可以拿錢去買來吃，你看看中間所動員的又有多少？俗話說：「粒粒皆辛苦」，一粒米要吃到嘴裡，其中所經過的不是那麼簡單，這個大家都可以想像得到。

「四方聞之而向慕，賓樂為用，商欲出途，而歸附之，此柔遠人之效也」，這裡談的是外國，大家都會向溫暖的地方跑，為何大家都會向一個地方跑而聚落成為一個城市？因為那裡「好賺食（台語，容易謀生的意思）」，當然大家都會想來，誰會願意去不好或生產不豐的地方討生活？那是相當艱苦的啊！國家外圍的人都慕名而來，因為好謀生，所以很高興

要來與之同心協力，自然外資滾滾而來，都樂於來歸順，此柔遠人之功效。

「合天下為一家，四海之內莫感其恩德而畏服，此懷諸侯之效也」，諸侯是在保護國家外圍，所以諸侯與國家息息相關；若能懷諸侯，就不必派兵在邊疆防守，諸侯已能防衛得很好，這就是天下一家；四海之內皆感其恩德而都能敬畏、敬服，此為懷諸侯之功效。

但要如何做，才能得到以上的功效？下一節再詳細說明方法。

（續下期）

